

孩子的心

(原載一九四五年十月《八高青年》)

劉
楊

小琴是一個智慧超人的女孩子，雖然只有五歲，然而她的行事談吐，卻使人不敢相信她實際年齡的數字。

孩子是一張純潔的白紙，是開放在人們觸摸不到的地方的花朵，具有天真無邪的情感。所以，我無條件的愛著一些大大小小的孩子們。在他(她)們中間，會把人間的白眼和嘲笑完全忘掉，會使你的心又年輕起來。尤其是小琴，她的聰明和美麗是一般小孩子所不及的，她的思想與她的年齡，好像距離在前面好遠，你的胸中即使鬱悶的再很，見了她沒有不逗得你發笑的。所以，有時我簡直忘掉自己是一個在孩子隊伍中被塗了名的人。

是一個落照的黃昏。

遠遠的我又看見小琴活潑的影子珊珊的來了。等到她距離我二、三十公尺的時候，我猛的一閃，躲到她看不見我的地方。顯然地，我這意外的舉動，使她愣了好一會兒，接著，她把雙手背向後面，像細心的偵探家似的，探著頭，由東廂窺視到西廂，又由西廂窺視到東廂，我故意的用力把身子躲向黑暗裡，使她看不見我，等到她失望的立在那裡沉思的時候，我猛的跳了出來。

「小琴，我在這裡呢！」我大聲的叫著。

她的舉動使我驚奇了。我想她一定要埋怨我一陣，不該躲的，誰知她一聲不響的轉身就走

了。

我急忙拉住她，她掉過頭用力的掙了一下：「好稀奇！」她只說了這三個字，就又咽住了。

我看她的長長的睫毛下，閃爍著晶瑩淚珠，我像贖罪似的彎下腰，把她抱了起來。

「小琴，我和你鬧著玩的呢！你真的生氣了？」

「鬧著玩的……」她小手擰著我的左腮：「我也是和你鬧著玩的呵！」

她嗤的一聲笑了。

「妳莫哄我，看你的眼睛還是濕的，這麼大的姑娘還哭，真不害羞！」我故意逗她，因為我喜歡看她那個使氣的樣兒。

「嗯！我也是跟你鬧著好玩的。」一陣紅暈泛上她的臉頰，她不好意思的迴答著，接著又用手把我的頭拍了一下：「這回，可教我唱歌吧」。

「唱什麼歌？」我有點為難：「還是說鳳陽吧！」

「又是說鳳陽！」她顯然覺得這個歌唱的厭了。

「不唱也行，我給你講個故事好吧？」

「你講，你講，我不管。」她撅著小嘴。

「你不聽，我就不講。」我有意和她為難。

「你呀！」她把我的頭髮扯了一下。

「好，我就講了，講個啥子咧？」我抬起頭看著天上密佈著的繁星，「就講個牛郎織女的故事吧！」

「我不聽這個，我媽給我講過了！」她用手捂著我的嘴很快地說。

「那就講一個說瞎話（註）的故事吧！」我把她由胳膊上放下來，席地坐下，她偎倚在我的左臂上。

「有一個放羊的孩子，好說瞎話，在山上放羊的時候，總喜歡喊著『狼來了！狼來了！』」而等到附近一些夫人都來替他攆狼的時候，才知道受了這孩子的騙。這樣一次兩次的，都知道他是一個好說瞎話的孩子，都不管他的叫了，有一天

狼真的來了……」

「唔！」小琴叫了一聲，把身體靠的我更緊了，望著我的臉問：「狼真的來了嗎？」

「真的來了，而且是一大群，那孩子又叫著『狼來了！狼來了！』可是任他嗓子叫破，也再沒有人理他了，於是那一群狼就把所有的羊子都咬死了。」

「那放羊的孩子呢！」小琴緊逼著問。

「也咬死了，這就是他說瞎話的結果呵！」

「呀！我怕！」

我感覺到這小女孩子的身體在微微的哆嗦著。

「不要怕，小琴，只要你不說瞎話，狼就不會咬到你的。」我撫摸著她埋在我胸前的小臉說。

「我一直就不說瞎話，我光說實話！」她抬起頭很堅定的說。

「這才是一個好孩子！」

我吻著她的臉頰，覺得這孩子純潔得太可愛

了。

月姑娘慢慢的露臉了，撒下滿地的光輝，大地是寂靜而可愛，我站起身拉著小琴的手，信步蹣跚的走著，在一個花園外面停下來，一同坐在一個石凳子上。

「小琴，現在我要問你了，看你答得到吧？你答得到，才是一個聰明的孩子。」

她點一點頭。

「什麼人最壞？」我問。

「漢奸和日本人最壞。」她答。

「漢奸和日本人怎樣壞？」

「漢奸幫敵人欺負自己人，日本人殺人放火，把我們不當人待，所以漢奸和日本人頂壞頂壞。」

「你見了漢奸和日本人怎樣？」

「有刀子，我就割他的肉，沒有，我用腳踢他。」

「假使，現在我就是個日本人呢？」我指著自己的臉說。

棗陽文獻

她怔了一下，「那麼，我打你的頭。」真的在我的頭上打了一下。她張開小嘴吃吃的笑著，我也禁不住笑了。

「現在日本人投降我們了，漢奸也做不成漢奸了，假設他們跪在你面前，要你饒他們，你怎麼辦？」

「我不叫他們起來，叫他們儘跪著。」她偏著頭咬著指頭說。

這兩句話更引得我大聲的笑了。

「花爲什麼香？」我轉了話頭，指著園中的花問。

「花爲——我不曉得。」她腼腆的回答。

「不曉得吧！讓我告訴你吧！花是因爲愛她的孩子放香。」

她楞著一雙大眼睛。

「鳥爲什麼唱歌？」

「鳥爲……」

「鳥唱歌給愛她的人們聽。」

她跟著念了一遍，忽然指著我的額角說：

「你爲什麼是個人？」

「因爲小琴不是個狗子，所以小琴是個人。」我俏皮的回答。

「你罵人，我不來啦！」她又像要哭出來的樣子。

「誰罵人，我說小琴不是個狗子是個人哪！」

「狗子才是個狗子呢！」說著，她也笑了。

秋夜泛起一陣陣的寒意。夜已經很深了，孩子也有點疲倦了，不住的打著呵欠，我把她抱起來，等送到她家裡的時候，她已睡的很熟了。在她純淨的笑臉上吻了一下，就轉身告別。

「假使人們永遠保持著孩子的純真，世界該不會是今日的世界了吧！」這句話不住的在我腦海中打著回旋。

注：瞎話，棗陽方言，聊講話

（一九四五年十月）